

前言

◎ 王兵

作为世界华文文学的重要成员，新华文学无疑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作为新华文学发展的见证者，《新华文学》显然发挥了引领助推的作用。1978年创刊的《新华文学》，是新加坡作家协会主办的刊物，起初名为《文学》半年刊，1998年第一次改版，与《微型小说》季刊、《后来》四月刊和《新加坡作家》合并为《新华文学》季刊；2000年后再次改版，以半年刊为主，且每期都有一个特定的主题或文类。38年来，《新华文学》见证了新华文学的发展与演变，已然成为新加坡华族社会鲜明独特的文化符号。仅从2000年至今，已出版刊物38期，发表文学作品逾2000篇。有鉴于此，本书品读之对象——“新华文学”，既指整体意义上的新加坡华文文学，又侧重于发表在《新华文学》杂志上的新华文学作品。当然，囿于历年来优秀作品的数量过多，故而只能分辑出版。此为第一辑，收录22篇不同体裁作品的赏析文章。这便是本书书名的由来。

而这本鉴赏文集的出版缘起和过程，则充满着许多“意外”。2015年初，我被安排教授中文系教育硕士课程的“中国现代文学及其教学”科目。多年来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我，显然要在中国现代

文学这一领域进行“恶补”。不仅如此，我还把讲授内容延伸至港澳文学、台湾文学以及新马华文文学，以期更加符合新加坡中学华文文学课程的选文范围。这些附加出来的内容，连同早已生疏的中国现代文学，成为我讲授本门课程的严峻挑战，此为意外之一。设计教学大纲时，我需要明确地注明期末报告的形式和内容。赏析那些名家的经典之作，还是赏析一下年轻朋友不太关注的本地文学作品，我在深思熟虑之后选择了后者。当时的考量仅仅在于经典之作的鉴赏文章太多，学生难有发挥的空间。而学生对于本地文学作品的赏析报告呈交以后，我赫然发现那些整日忙于中小学华文教学的同学们，内心深处对于文学的热情并没有完全熄灭。此为意外之二。批阅完同学们的期末报告，我就萌生了结集出版的念头。但是在新加坡出版中文书籍，首先要解决经费问题。于是我在同事周德成博士的帮助下，向国家艺术理事会申请项目资助。由于经验不足，加之国家艺术理事会的基金项目众多，首次申请的项目根本不含出版方面的内容，直至第二次申请出版基金才得以成功。显然，好事多磨，能够获得国家艺术理事会的资助，可谓意外之三。现在本书得以顺利出版，我要感谢我的同学们，感谢国家艺术理事会和新加坡作家协会，感谢林高老师慷慨应允作序，还有关心和支持我的院系领导和同事们。

曾几何时，我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尤其是新诗。大学毕业准备攻读硕士学位时，我毅然选择了现当代文学专业。记得当年考“文学评论”科目时，试卷上只有一道题：什么样的作品才是好作品？这个见仁见智的开放性题目着实难倒了我。当时的作答细节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能依稀地回忆起用“言之有物”和“言之有序”来勉强回应。虽然最终我被调剂到古代文学专业，但事后想想，不论古典文学还是现当代文学，这个题目都是文学研究者必须要面临和回答的命题。事实上，由于古今中外的文学体裁众多，表现方法

多样，所以评鉴好作品的标准很难统一。不过，我认为总有一个可供评量的普适性标准存在，那就是阅读完作品之后，读者得到了审美愉悦或情感共鸣。这种审美愉悦或情感共鸣若只针对某些/类阅读主体，那么对于这些/类阅读主体而言，这个作品就是好作品；若这种审美愉悦或情感共鸣适用于不同世代和阅读层次的读者，那这个作品就有可能成为经典。当读者的情绪可以受到作品的影响，达到或为其喜，或为其怒，或为其哀，或为其乐的程度，这难道还不是好作品吗？

这样的感悟在此本鉴赏文集中再次得到了证实与强化。张森林在王润华的《山雨》组诗中，理性地体悟出后殖民时代本土化书写的重要性；王小华在王文献《我思念的城市》一文中感受到了人与城市的缘分，由此催生了对于南京的思念之情；白云和林筱真分别在艾禺《归去来兮》和蔡志礼《小青蛙学游泳》中，触及到了新加坡华语政策演变的话题，对于新华文学中的“华文情结”感同身受；张佩欣与郭继光在黄孟文《巨型棺材与支票》中感受到的孝道与梁秉立在赵明宇《背上母亲去旅游》中的孝道完全不同；杜亮在蔡志礼的悼念诗和黄孟文的悼念文中皆发现了亲情的弥足珍贵。此外，还有对于爱情、美、人性等主题进行或感性或理性的思考。而所有这些，都确证了这些文学作品具有打动心灵、感染情绪的力量。

忙碌于工作与学习的朋友们，请暂时地停歇下来，泡一杯咖啡，看几段文字，感受文学带给我们的享受吧！

2016年5月4日于南大寓所